

歷史與空間

炎夏讀詩覓清涼

每當酷暑盛夏，我總會想起《水滸傳》第十五回裏一首詩歌：「赤日炎炎似火燒，野田不稻半枯焦。農民心內如湯煮，公子王孫把扇搖。」古代的農民受官府和地主的多重盤剝，一到夏旱無雨，境遇真是悲慘。公子王孫們還可以搖扇納涼，農民連這點福氣都沒有。此歌也透露出，古代經濟、科技均不發達，面對炎夏之酷熱，即使有錢有勢的人家，也不可能擁有當代的空調、電扇，只能搖動紙扇、葵扇或蒲扇，覓得一些人造涼風驅暑。

描繪夏日生活的古今詩詞，與春詩相比，那就少得太多了。這很正常。夏天終日汗濕衣衫、昏昏欲睡，人們稱之為「苦夏」。人一慵倦，寫詩的興趣大減，古今皆然。

宋代王令有詩云：「清風無力屠得熱，落日着翅飛上山。人固已懼江海竭，天豈不惜河漢乾。」寫暑炎夏四野之高溫苛嚴。宋代楊萬里則在荷花池裏看到了植物像人類一樣燥熱難耐：「細草搖頭忽報債，披襟攔得一西風。荷花入暮猶愁熱，低面深藏碧傘中。」儘管有微風拂拭，晚荷仍然熱得躲在綠傘似的荷葉下偷涼，這個極為生動的比喻，把荷花怕熱的形態描繪得栩栩如生。

大自然野田枯焦，塘坳蒸騰，城市裏更是熱浪滾滾。元代釋英有詩曰：「六月山深處，輕風冷襲衣。遙知城市裏，撲面火花飛。」古代城裏的熱度都可以灑出火花，當今被巨樓大廈盤踞的城市裏，高溫熱島效應可想而知。雖然有空調製冷，排出的熱氣卻更加劇了室外空間的高溫。古人用生花妙筆，為我們勾勒了一幅歷史上的盛夏烈熱圖，卻使我們更深切地體味到今日苦夏的痛楚滋味。

夏季熱潮，擋不住萬物茁壯生長，大自然依然生機勃勃，呈現出壯美的麗景。庾信的《奉和夏日應令》云：「朱簾卷麗日，翠幕蔽重陽。五月炎蒸氣，

三時刻漏長。麥隨風裏熟，梅逐雨中黃。開冰帶井水，和粉雜生香。衫含蕉葉氣，扇動竹花涼。早麥生軟角，初蓮開細房。願陪仙鶴舉，洛浦聽笙簧。」本詩充分地表現了夏季大地上的生動圖畫，儘管烈日熱浪籠罩天地，各種生靈卻不懼暑熱，在驕陽下暢享自由，麥穗、黃梅、百花、芭蕉、翠竹、菱角、蓮荷欣欣向榮，還有仙鶴起舞，笙歌悠揚，儼然一派充滿生命力的炎夏佳境。

夏天雖是萬物茁長競自由的大好季節，卻也是天災頻仍的困難時期。每年夏季，地球上的洪水、颱風、暴雨、海嘯、地震輪番上陣，搞得人類窮於應付，損失慘重。

毛澤東1935年創作的《念奴嬌·崑崙》一詞中，描繪了夏天中國各大河流域氾濫成災的慘狀：「夏日消溶，江河橫溢，人或為魚鱉。千秋功罪，誰人曾與評說？」人類在巨大洪災面前，十分渺小無力，為了生存下去，只有奮起抗爭，才能保全自己，不至於淪為魚鱉。1998年夏，中國遭遇罕見洪災，全民抵抗，終於轉危為安。

2020年夏，洪災再次襲擾中華大地，又碰上新冠病毒侵害中國內地和港澳台地區，災上加災，形勢嚴峻。但在不甘屈服的中華兒女共同奮鬥下，必將最終戰勝洪災和疫魔，創造一個如毛澤東期望的、在「紅雨隨心翻作浪」「熱風吹雨灑江天」裏覓得健康與清涼的美好夏天。

當然，人類不會被動地讓酷熱吞噬自己，一直想方設法與熱浪抗爭，尋覓一絲夏日清涼。在「日輪當午凝不去，萬國如在洪爐中」的三伏時節，在「夜熱依舊午熱同、六月紅雲不肯移」的桑拿天裏，古今中外的人們都在為避暑納涼而奮鬥。其實，古人早就認識到，人的心情心理與抗熱減熱有直接關係。我國諺語云：「煩躁更添熱，心靜自然涼」，「只要心地寬，再熱也清涼」，



■人類一直想方設法尋覓一絲夏日清涼，乘船遊湖不失為一個避暑良方。

作者提供「不惱心地清涼，不怒百事安暢」。這些來自民間的箴言，點明了心靜與天涼的辯證關係，是極其珍貴的人生與保健經驗，也是炎夏抗擊熱魔的有效治本良方。人們經常提到唐代白居易那首著名的《消暑詩》，確是古人談及心靜消熱的經典之作：「何以消煩暑，端坐一院中。眼前無長物，窗下有清風。散熱由心靜，涼生為室空。此時身自保，難更與人同。」看來樂天先生從實踐中領略到心靜自然涼的奧秘，在暑天用最經濟的辦法納涼消夏，極有成效。他還曾論及禪師不出房門卻不感到炎熱的緣由，正是心靜身涼：「人人避暑走如狂，獨有禪師不出房。非是禪房無熱到，但能心靜即身涼。」坐禪必須心靜，也成消暑妙方。

如果當代的各界人士都能領悟到這個樸素淺顯的道理，少一些貪慾，多一點慈悲；少一些爭鬥，多一點互助；少一些狂躁，多一點雅靜，嚴以律己，善待同儕，就會境界提升、知足常樂，在伏天裏可以少開空調，少用電扇，必要時揮揮扇子，清風徐來，頓感通體清爽舒泰，在寧靜的心態裏工作與生活，酷熱之感自消，換來一個清涼、低碳、綠色、環保的美夏，有益於全人類。大家都這樣去做，可減少大量電、油、氣浪費，真是善莫大焉，人莫健焉，世莫謬焉！

■ 成志偉

字裏行間

■ 黃仲鳴

兩崑崙考

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，在就義前有獄中題壁一首：「望門投止思張儉，忍死須臾待杜根；我自橫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膽兩崑崙。」前些年，網上不少人討論，「兩崑崙」指的是誰？

我一見此詩，立時想起李敖。因少年時看過他的《兩崑崙考》（收《歷史與人像》），便感到十分迷糊，所謂「考」，也沒「考」出什麼真章。該書原乃台灣文星版，我那本早已不知何去，於是在圖書館找，找出香港文藝書屋的翻版本（1968年6月），看完了李敖也沒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。他引陶菊隱的《新語林》說，有胡七者，與王五同授譚嗣同武藝。譚繫獄時，兩人苦勸出走，「嗣同意欲死節」，「終不肯從」，而終引頸成一快的胡七晚年時透露，他與王五所習武藝同屬「崑崙派」。

李敖文章列舉當時各家考證，最後結論是「兩崑崙的解釋似以陶菊隱這個說法較為

吻合妥貼。」即是：「兩崑崙」是指王五與胡七了？這一結語，實屬不解，「去留肝膽」的「去留」二字何解？譚嗣同題詩時，胡七和王五何者是「去」何者是「留」？而將「崑崙」指為「崑崙派」，當年看了，也令我失笑。

李敖寫此文時，年23歲。他在台大讀的是歷史系，理當受過史學、邏輯訓練，為何有此誤？不過，當年李敖暴起紅透台灣，香江粉絲亦多，也沒人留意、考證。

近來網上論者多作此解釋，戊戌失敗後，康有為、梁啟超皆出逃，六君子赴死；「去」者康梁，「留」者六君子也。

有「忘機」者，著有《譚嗣同遺詩之謎》，說：

「譚詩中所謂之兩崑崙，無疑指死者與行者，以程嬰期任公，以杵臼自任，文義甚明。且任公告我，亦如此說。近見有若干不經的解釋，以崑崙為豪奴，來暗射王五與另一太監然與去留肝膽之上文，不相聯貫，實則崑崙為中國之發祥地，兩崑崙者，兩位堂堂之中國人也。」

梁啟超那番話何時告忘機，不知。但他在《飲冰室詩話》中說：「所謂兩崑崙者，其一指南海（即康有為），其一乃俠客『大刀』王五。」梁啟超這解釋，很多學者都附從。但他所作的《譚嗣同傳》，卻有記譚對他說：

「不有行者，無以圖將來；不有死者，無以酬聖主。今南海之生死未卜，程嬰杵臼，月照西鄉，吾與足下分任之。」

據此，「去留」可釋為「死者與行者」，譚嗣同與梁啟超也；忘機說「文義甚明」，偏有王五胡七，插亂其中，梁啟超實為始作俑者；而李敖取陶菊隱文來下結論，不亦可笑乎！

《歷史與人像》乃李敖少作，思想自不成熟，方法亦差。內含12篇文字，由17歲寫到28歲。「人像」不分中西。有題曰〈夫妻同體主義下的宋代婚姻的無效撤消消及其效力與手續〉，詰屈聱牙到令人皺眉。「少作」不可讀，信焉。

民間文學粵語講呢啲

■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一個骨、三個骨褲、骨魔零、威利骨、骨子、官仔骨骨、過骨



今期的題材離不開一個「骨」字，可當中含義與「骨頭」、「骨架」中的「骨」完全無關，只是從「音譯」或「音變」演化過來。

「四分之一」的英文是「a quarter」，音譯作「一個『骨』」。但凡「四分之一」的東西，廣東人都會這樣叫，如：「十五分鐘」叫「一個骨」；「七分褲」叫「三個骨褲」——覆蓋腿部「四分之三的長度」，即僅僅蓋過膝蓋。

距今約400年前的清初，已有少許英國人在廣州進行商業活動。在簽訂《南京條約》（1842）後，清政府向英方開放沿海的廣州連同福州、廈門、寧波、上海五個港口進行貿易通商。自此，廣州人與英國人多了接觸。由於當年放洋尚未普及，廣州人的英語水平可說是「有限公司」——溝通時僅限於一些單詞，且多用其譯音，後被稱為「廣東英語」來表示，如：

「球」的英語是「ball」，譯作「波」；「打球」便說成「打波」

「領帶」的英語是「necktie」或「tie」，譯作「呔」，「結綑

帶」便說成「打呔」
「不錯/好」的英語是「good」，譯作「骨」
「早安」的英語是「good morning」，譯作「骨摩寧」，今多譯作「骨魔零」（寧、零的讀音分別是ning4、ling4，所以「骨摩寧」是較準確的譯音）
「晚安」的英語是「good night」，譯作「骨奶」
「很好」的英語是「very good」，譯作「威利骨」
廣東人會用「骨子」來形容一些好看、美好、精巧或雅緻的事物，如：

呢條裙好嘅人着，但你着得幾「骨子」嘅！（好看）
佢個女生得幾「骨子」㗎！（美好/姣好）
隻玉戒指咁「骨子」，你老婆唔會嫌老土㗎！（精巧）
間屋雖然細，但擺設得幾「骨子」㗎！（雅緻）

廣東人會用「官仔骨骨」來形容那些衣冠楚楚、氣宇軒昂、風度翩翩的年輕人。古代，民間叫官宦人家的子弟做「官仔」，後來「官仔」成了良家子弟的一個流行稱謂。網上有指以「骨骨」形容「官仔」是因為「骨」可指人的品質、氣概，「骨骨」當然是氣度不凡的樣子；也有指是因為「官仔」的衣服「起骨」——摺痕挺直。這些說法都是「望詞生義」而已。

當英國人認同某個情況或覺得某些事物是不錯或好時，多會簡單地說「good」（好）或「good, good」（好，好）。如此看來，「官仔骨骨」中的「骨骨」就相當於「好好」，即有美好的意思了。由於不少英語名詞的「眾數」（plural）是在原詞後加上「s」，所以舊時不少廣州人按此法則而自行創作「眾數」，於是乎便走出了「good+s」——「骨+s」，來作為「很好/美好」的意思。可能是「別致」的事物大多「美好」，人們就以「致」代「s」，「骨+s」便成了「骨致」；由於「致」、「子」音近，最後便走出「骨子」這個詞來。

考慮以下的情況：
見呢排「枕住」（持續）零確診，咪約班老死搞番個「抗疫祝捷會」囉！點鬼知過咗幾日，15個人參加有8個「中招」（確診）！本來已經打定輸數，個天竟然畀我「過骨/過到骨」——測試結果呈陰性嗎！
文中提到的「過骨/過到骨」表示當事人得以「過關」（安然渡過）存在着倖倖成分，一如穿「過」一道狹窄的「隙」縫般困難，但最後竟然出現了「反向」的結局。據此分析，筆者有理由相信「過骨」是由「過關」或「過隙」音變而來：

關/gwaan1或隙/gwik1；變韻母→骨/gwat1
執筆時，香港面臨比頭兩波更為嚴峻的第三波新冠疫情，有專家指出及大學研究顯示部分個案源於豁免檢疫人士——海員、機組人員，足證港府有把關不力之嫌，間接把過往半年全港上下對抗疫所付出的努力耗費殆盡；正是：

海員機組得豁免，決定來得算隨便；
世上應有邊幾窟，可以咁易過到骨。

新冠肺炎有幾幾，睇下老美明其中；
一張一弛好成風，一個漏洞廢全功。

新冠疫情如何控，內地成效供追蹤；
決策若無把思三，各行各業來承擔。

詩語背後

■ 江 鄰

皇后大道：走過煙塵走過風（上）

英女皇維多利亞時期，香港被割讓給英國；伊利沙伯二世時期，香港回歸中國。儘管這座城市的命運與兩位女皇的聯繫如此緊密，香港的街道命名，與大英帝國皇室相關的，卻只有英皇道、太子道、公主道，而沒有女皇道，倒是有一個皇后大道。

皇后大道是香港最老的街道，也是迄今為止名氣最大的街道。皇后大道的故事歷史悠久，頭緒繁多，讓我們先從香港島的西部講起。

香港島西部主要由西營盤、石塘咀、堅尼地城三部分組成。著名的西環碼頭如一方巨硯伸入碧波之中，為攝影發燒友所鍾愛，譽之「天空之鏡」。天空之鏡旁邊，矗立著一座嶄新的廟型建築——堅尼地城游泳池。游泳池外觀獨特，隱隱讓人聯想到北京的水立方，故有「西環水立方」之稱。從游泳池往東，三條大道呈放射狀貫穿整個港島。由北往南依次是：干諾道，德輔道，皇后大道。

香港盛行風水學，嶺南文化講究以水為財。游泳池，水旺之地也。城市的三條主幹道以此為總源頭，沿着太陽升起的方向延伸而去，是不是暗含紫氣東來、財源通達的寓意呢？

這當然是附會了，游泳池與三條大道壓根兒就不是同期布局的。三條大道中最年輕的干諾道，也有上百年歷史了。而堅尼地城游泳池作為一個新地標，不過是因應港鐵通到西環，需要在游泳池原址修建地鐵站，幾年前才從附近搬遷過來的。那麼，市政當局在為游泳池選址時，有沒有刻意連接三條大道，取水為財、潤澤香江的考慮？沒查到相關資料，只是從香港的地形地勢和歷史發展看，這個布局確有不言而喻之妙。

1841年1月26日，英軍在西營盤附近登陸，香港作為近現代城市的建城史由此開始。由於早期發展以航海貿易為主要動力，西營盤附近的西環碼頭成為城市的龍興之地。不過，這座後來被譽為「東方之珠」的遠東新城，當

時並不叫香港，而以維多利亞女皇命名，稱維多利亞城。不僅如此，該城背靠的太平山主峰（扯旗山）也被改名為維多利亞峰，面向的海港則被命名為維多利亞港。

維多利亞城由西環、上環、中環、下環四個城區組成。連接四個城區的主幹道 Queen's Road，由首任港督砵甸乍親自命名，1841年開建，次年即告落成，就是鼎鼎有名的皇后大道。這條本該譯作女皇大道的主幹道，被錯譯為皇后大道，可能是當時的華人師爺不知道（或故意不知道）Queen既可以是皇后，也可以是女皇。更有趣的是，中環有一條南北向的小街，全長600米，連接干諾道、德輔道和皇后大道，名 Queen Victoria Street，中文竟被譯作域多利皇后街。

對這個誤譯，港英當局曾於1890年發文予以澄清，但人們還是將錯就錯。當局也不以為忤，趁紀念維多利亞女皇登基60周年之際，重新在維多利亞城西郊的堅尼地城與薄扶林之間，修築了一條與皇后大道差不多長的郊區公路，直接命名為 Victoria Road（域多利道），以免再被誤譯。

皇后大道大致呈東西走向，沿維多利亞港南岸蜿蜒而行。當你從西環堅尼地城出發，由西往東走完皇后大道，抵達下環跑馬地，品味著沿途風物中滲透出來的豐富歷史文化內涵，你彷彿走完了整個香港。

皇后大道全長約五公里，分為皇后大道西、皇后大道中和皇后大道東三段。開埠初期，不少華人住在皇后大道中一帶。由於港英政府要將這裏發展為行政及商業中心，華人居民陸續西遷至上環及西營盤一帶。

因此，皇后大道西周邊，迄今仍是中國傳統文化色彩比較濃厚的地區。這一點可用視覺和嗅覺去感受：街道兩旁滿是香燭店、中草藥店、中式裁縫店、小吃店和海產品店，紙品坊外掛着彩紙燈籠，草藥線香、點心靚湯、鮑魚乾貨的氣味撲面而來，傳遞著一種老乾兒而親切的招呼……

皇后大道中是整個皇后大道最先建成的路段。據說，這段路剛建成時，有人從菲律賓運來一輛馬車在路上來回奔馳，所以皇后大道中又被坊間稱為「大馬路」。其後興建的堅尼地道被稱為「二馬路」，寶雲道被稱為「三馬路」。大馬路被精心打造，成為維多利亞城繁華的象徵。一百多年來，這裏始終是香港的金融商務中心，不少世界知名銀行在此設立總部，恒生、永隆、星展等華資銀行以及金飾名店周大福等皆發源於此。

皇后大道東從前是灣仔海旁地區，以售賣酸枝、花梨木傢具和藤器著名。然而，今天真正讓人記住皇后大道東這個名字的，一個是胡應湘的合和中心，一個是羅大佑、林夕的同名歌曲《皇后大道東》。

合和中心是合和實業掌門人胡應湘的經典作品，一棟66層的圓頂高層建築，1980年落成時為亞洲最高的摩天大樓。胡應湘本人是建築師，他投資修建的廣深高速公路和積極倡議的港澳澳大橋，無不在嶺南建設版圖上佔有重要一席。合和中心尤以大樓頂層旋轉餐廳名聞遐邇，到上面去飲茶歛世界，多年來一直是各國商業客戶和旅遊者的保留節目。

深圳特區成立後，計劃建一座地標性建築，就借鑒了合和中心。不僅建成了當時全國第一高樓，也在大廈頂層設計了一個類似於合和中心的旋轉餐廳。這就是風靡一時的國貿大廈。當國貿大廈1984年以三天一層樓的「深圳速度」拔地而起時，瞬間轟動全國。鄧小平「九二南巡」，在國貿大廈發表講話並深情眺望香港的場景，更以其獨特的象徵意義，定格在改革開放和「一國兩制」的歷史畫卷中。

